

獪園

獪園第十四目錄

妖孽

狐妖三
狐妖四
狐妖五
狐妖六
狐妖七
狐妖八
狐妖九
狐妖十
狐妖十一
狐妖十二
猿妖一

獪園第十四目錄終

獪園第十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譔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錢

妖孽

妖蛇一

御史某巡按廣東行部至某縣路逢一綠衣女子浣紗渚次御史目之嘖嘖不已憑于車軾朗吟蘇長公詞曰、天涯何處無芳草其夜宿行臺內忽飄異香于枕上、有頃聞排戶之聲、見一女郎衣深綠衫子姿形妖麗令人魂蕩問其來、求薦枕席、御史端相宛然途中所遇者、喜不自勝、便令滅燭共展綢繆比曉復去

爾後夜夜皆至情好轉篤然腥臊之氣逆人鼻不可近左右皆聞之惟御史不知也於是候其夜至悉持器械伏戶外跡而捕之乃一小綠蛇因共斃焉御史大怖因病數月幾死王徵君言

妖蛇二

廬陵蕭椿擢萬曆壬辰進士策官至右參政自言其家妖怪頗多奇變不測初營造宮室不知其地故是妖蛇穴也先一夕參政侍其封公寢二更後夢一婦人白帕蒙首及項身著青衣自稱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妾是主母幸不見殺言訖參政驚寤以白封公趣披衣起欲出推驗封公止之曰夢不足憑耳

既就寢復夢如初、于是恭政又趣披衣起、而家奴已擊殺一白頸青蛇死矣救之無及撻奴至百、其夕太夫人夢蛇索命因病于床恭政乃為蛇立廟後園以香火事之滛祀興、妖孽作自爾蕭家無寧寢矣先是恭政家有陂池百畝、可浮數石之舟後池上夜數見光怪恭政亦以斃蛇事心生疑懼議欲移居西第、擇日而入宅忽有大蛺蝶當門廣如車輪衆合手撲去復变成一大蜘蛛、網于簷角甫入中堂、有群鼠數百、魚貫而出口啣尾片、紛紜擲人、臧獲男女輩頭面悉被搯壞各々環視莫敢近前驚顧之間已失鼠所在、恭政之妹晨起方索澡盆洗沐地下驀湧出一人頭、

如五斗栲栳大，瞋目開口，貌類魑魅，而無身。時孩子福兒見之，驚呼疾走，逆以福兒之頭亦漲大，與屋齊高，為棟為礎，久之，聞棟上作墣塌聲，又有二碩鼠墜地，鼠大于犬，逐之至屋角，則化為二兎，自相鬪擊，而碎于地，俄而福兒形軀漸漸縮入棟上，復其故狀，家人梯取之而下，踰時乃蘇。一日，太夫人病起，登樓，將驟茶，頭忽見樓上有緇衣比丘，約可五十餘，衆老少雜坐，簇談偶語，見太夫人至，齊声合掌，梵唄急走下。樓，呼家人集衆往撿，都亡所見，周視四旁，扃鑰甚固，驀然塵壞而已。又一日，蕭夫人登樓撿理衣簏，總啟篋簏出衣，陡然火起簏中，撲滅不及，奔下樓，召左右往

救、都不見有火衣亦無損、爺政嘗過吳門、詣王徵君座上、言畫如吾家狡幻可著黠、兒薄矣、後丙午歲、由左參署浙中臬政、在杭城廉察院中、適鞫寃獄、不理遂得病、病將劇、強起據案捉筆、修遺書付家人、句書見一長人頭若方相、有數千眼、動睒可憎、立于床前、伸手捉住其筆、筆不得下、乃死、

妖蛇三

萬曆間、兩蜀某縣公廨中、數生奇怪、身如獸、目如電拉羅屏障、撥亂文章、千變萬化、累年不息、令入廨見怪、輒怖死、後矣令至、又輒怖死、如初、由此縮符其地者、相約不入廨、僦民間空宅安置、廨遂荒、最後一令、

年少而有膽氣笑曰妖不勝德天下何有怪矣使治故廨以居左右並諫不聽遂居之既入廨妖便來覷于前稍進為燕寢見有大蛇長數丈橫亘廳事中俄然人立而行頭觸平脊之上矣令心雖怪若為弗見復入臥內逡巡不覺自身已化為蛇左右大驚視曰明府為蛇頓盼之間蛇令形軀漸漸長大及倍于妖堂不能容左右皆震倒伏地尋復縮短忽而短又忽而長報其妻子大小俱至莫不惶懼哭躃踊久之蛇復還為令自如故衆驚始定然令身或長或短或隱或見如此甚數人知其妖未已也初令著衣冠入廨後止見身不見衣冠有時止見衣冠而不見身左右移牀

臥之多人看守又時見衣衾終不見仝柰家號呌計
無奈何有監司某自處剛正神氣湛然具威儀入令
廨就床問訊不應推索其故果止有衣冠而已中実
無身乃叱左右縛令衣冠自為文以告于城隍之神
并以所縛衣冠致之停吏待及至夜寂然吏明日晨
起向神案前拈香見衣冠中蠕蠕而動謹伺之忽伸
出一手長三尺餘徧掌生毛黧黑可駭復作報求縱
筆寫責詞其辭云某務農良民也為仇陷資往令不
察即日與盜俱死卿究許上帝不之報視無所依
遂往託于蛇胎擬廨為祟後先殺二令併此將三謹
狀寫畢倏被縮入故驗無見矣吏馳報監司監司駭以

為神鈴下忽傳廨中已復令真形于床恍如夢魅于是監司再詣問之神猶不足都無所記怪從是絕士子十月邵武太守嚴激說此

妖蛇四

吳縣木瀆有載石船行至跨塘路八里許矣忽見船中盤一大花蛇長六七尺身斑文如錦纈昂頭欲起船人將擊殺之有從旁禁止不可乃聽其蜿蜒上岸暫停船伺之時畊夫數人散置蓑笠于田中荷鋤勤墾其蛇便騰入一蓑笠之下衆畊夫不見也逡巡間黑風暴起驟雨從東南來畊夫各馳取蓑笠見一人取至蛇所大驚蛇便直前搏噬將此人咽喉噬斷血

流滂沛路地立死于是衆咸夫併力奮躍攻擊其蛇猝被逸去不知其所在為按朝野僉載嶺南有報寃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而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其說如此今石舡之蛇隨至七八里外斗斷其人之喉以死豈非怨毒之甚者乎

妖蛇五

烏程蹤鄉達先生沈桐嘉靖末應浙右鄉舉甚有名稱其年封公與之偕行舍于杭城逆旅試期迫矣宵分忽寤大呼指痛號呼之声異常封公驚起遽命人箪取火來視既至見大赤斑蛇長二三丈盤繞牀下舁頭入被噬定中指不肯於人華沸騰齊覓器杖將

擊之沈曰是兒對不可殺也乃為誓以祝于蛇曰某多生劫中定有所負故今日見噬耳如蒙釋宥趣延沙門轉經飯懺送汝于錢唐中雲興騰霧而去從今以後凡所累積悉歸于汝敢忘不死之恩作此語已蛇使抬頭良久徐徐放下其指蜿蜒如故而此指已兩孔相貫若錐刺然于是馳召弄蛇人至使療之蛇人惶駭急用繒索拴縛其右臂之半甚固自肘已下再三捋之捺及百會從患處下紫血一二升色如椹子沐須臾變成黑色或云是怨毒之氣所鍾也蛇人喜曰無憂矣但郎君名場之期業已參差此行不須更望也沈遂不入闈而返後傳良藥歲餘獲痊此掌

屈伸如舊比至後科始領鄉薦聯捷進士第沈公感悟究對之理慚悔然及堅行善事戒殺放生踰大耋至今康强遇人必談蛇報鄉里皆化之爲管珍秀才所述

妖蛇六

蘇州閶門下新橋府學秀才王化邦人頗修謹家以冶埴爲業萬曆甲寅春因臥息下榻上見一小綠蛇緣壁而起蜿蜒枕蓆間驀然走入其鼻王倉卒驚呼又落腸中矣須臾覺臟腑爲其嚙食盤旋屈曲漸漸周于支體痛極踣地殆不能忍然是物出入無定時或從口中或從耳鼻王亦不知覺也諸醫莫能療之

有人視者皆曰此冤業所為其家遂延沙門頂礼梁皇懺二已蛇竟変作黄鼠郎数頭復来徼逐纏樓如故王素不信罪福報應之說自是啟心向法寄宿招提至今不敢舍于家錢充治說

妖蛇七

昔年間吳興諸生郎傑過鉛于廟就地下溺見有棄紙溺之坐廟門少頃乞兒過以竹杖撥所見棄紙傑問故乞兒曰有小蛇蟠此撥之傑曰吾見棄紙何得有蛇豈蛇藏紙下耶又少頃一白馬少年過輒勒馬就地拾置袖中傑追問何物少年曰誰遺一青錦摯囊故拾之比視溺痕尚濕又有碎猴是竹杖所撥處

中藏銀指環一雙疑婦人信物也傑具說所見各〻嘆異而別

狐妖一

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表伯封中舍人姚貢未遇時嘗為人解運至京自言住一中貴家其家有高臺每夜更深月上貢戲身于樹影中窺見老狐取髑髏戴其首望月而拜〻數百下畢夜半後便变為好婦形或美少年狀踐空躡虛穿垣度隙来往屋角雞栖間從捷如飛天曉而形復如舊矣又言狐形如黑犬音如嬰兒或前或後常搖尾戲于空暗處家人出入多為所絓了不之異晝則潜匿夜則縱横性

嗜婦人室女經血、京師民家平旦開門、棄思織于溝中、爭來噉盡、人不見之、其成精魅、蓋以此、而南方不然、故狐北多南少、諺云、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豈虛語哉、

狐妖 二

北京椿樹衚衕、相近西角頭、有故緹帥朱希孝空宅子、窮極宏敞、相傳其中舊為野狐所據、世廟時、楚人李鄉擢第後、需次謁選、從緹帥假居、帥曰、某非為先輩靳、但此宅素凶、狐魅之物、群聚其下、自來無人居也、鄉固請、不得已許之、初入門、微聞西廡間切切私語、逡巡又聞悉窣人行聲、鄉睥睨次、見東頭小弄

中有二十餘人出、老者少者、矮者長者、鬍鬚者、美姿容者、悉戴乎頂帽、衣皂衣、與京師人裝飾無異、列拜于庭下、鄉心知是狐屬也、了不驚怪、惟從容謂曰、某家在數千里外、羈栖于此、舉目異鄉、汝輩莫思相害乎、衆應声曰、願服役郎君、何敢相害、鄉本寒素、方資行李、由是一切烹、飪掃除、呼喚驅使、並得其力、敏給勝于家人、但約不出市中買辦耳、居歲餘、鄉就教、補吳中郡博、出都之日、氷囊塵甑、羣狐劇百金贈衆、又遺絲纈錦繡、所費甚多、牽衣大慟而別、李亦為之泫然、既至吳、消息往還不絕、王徵君方客緹帥家見之、

北京安福衚衕魯家有狐狸聚其室中晝則出遊不見其形惟一禿髮女子見之飲食供具皆其奔走日漸暮始見形方巾胡帽彈子巾各色衣飾及老少肥瘠好醜短長無不異狀列坐長桌呼盧喝采與人無別善言未來休咎王公貴戚咸詣問之惟李子功名事不言云此大事吾師所知然師亦不肯言恐獲譴于天廷耳叩者但聞其声在帳中出亦復與人叙寒暄其師即所云天狐也武林張雲鵬秀才館于京師数從諸公往問壬子春南還為余述焉

狐妖四

近有京兆翰林者忘其名衣纓之子未及第前欲娶

燕姬為妾適開洛中許舉人浙紅未續將聘椿樹衚衕朱家宅中某太々之女有國色資裝富盛章心豔之私于媒氏云為某諧此絲蘿當厚贈媒云許家娘子已過娶為繼室郎君何所用此章係云某未婚正須媼作撮合山也媒利其賄使諾之去方久還言太太甚喜設席以待章遂具二十金為羔鴈之禮修刺往謁既至層廊曲室經歷數重廼達中堂房舘靚深花竹紛列所設屏障皆奇石古畫及幙毯茵馮之類深而不華真舊家之門第也方拱立以俟有兩青衣小鬟自內出設榻延坐具茶須臾復有綠幘少年一人々亦自內出叩頭傳語云太々方靧面次面亦未燥

冀郎君少淹韋益心動久之微聞珮環声太〻出矣可称五十許人粧飾淡雅舉止可觀韋望而敬之再三陳謝茶至叙温凉畢便問韋業何經韋答以周易因與韋講易咸卦一章頗通大義頃之又談春秋熟如注水韋舌喋莫能置對索韋扇頭詩吟諷一遍隨口和韻立成五章命青衣取筆研劈五色箋題之韋但俛首歎羨而已遂張讌留款酒殽珍怪果實豊碩多有未名之物席上所論又多朝政國事及天下大計東指建夷西称突厥詞氣高邁深有士風韋益駭異因測測避席唯〻乃曰秀才將来大貴宜留心時事間暇頻来講求策慮做居卑陋不可安上客寧有

聞耶韋復遜謝而別但寂然不聞秦晉之議復以徵媒〻〻喜入白復還郎致太〻之命曰此姻連小事既辱郎君高義敢不允從別築秦樓以待鳳簫声下耳便議四百金行聘涓吉未遂明日韋再過訪求一見其女竟不能得又話移時而出既出内中傳語于韋云此後來過慎無與他少年俱也先是韋之鄉人某公子强欲隨行易衣幘雜群廝中為彼所識耳韋後發其事于儕輩不諧好逑尋再詣之不出見矣自是絶不復相聞矣推索所居其門外尚有故朱家館吏在呼訊之吏云此宅空久不曾有人住亦並無太〻之說乃知老狐所為也韋悵然自失終不信其怪物

旬日後遂發大魁妖不勝德豈偶然哉庚戌夏使太原徵君與黎陽丁雲鵬共集草堂徵君窮詰其事

狐妖五

順成門外張氏夫婦生三子尚幼家有小園池忽一日客自外至修髯偉容自稱是至親見君家貧業旁落欲共相扶助但不敢與門外事耳其家初則見訝後亦相安諸凡中外事務部署綜理咸有條貫如是者三年每事利益曾無疾病死喪其年主人生第三子客曰此子生自應大其門戶吾無慮更留矣檢校倉廩什器之類簿籍并收算得所年子錢若干拜辭而去或云地近丘陵塚墓其中多野狐窟穴張氏所

怪人亦狐屬也董太史其昌所說

狐妖六

京師宋氏曾有白鬚老公詣門其人甚儒雅入堂中與之語言頗清遠辯論亦博第云老年無依求一空室棲身無他混也宋氏容之廡下窺其案頭惟書一卷而已此公平居但讀書書皆古文字不可識忽一日謂宋氏曰某有親眤在京師者乖濶已久將借華堂置酒邀會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敬奉酒皆不識可否宋氏許諾便請卜日為老公具讌客具日過午有僕馬車乘至門急出迎則皆古衣冠偉人物中有朱紫凡數十人笑談竟日情甚歡洽讌畢仍送出門揖讓登車而去問之市人都無所見明日又設讌召

女客亦有婦人數十珠闌翠咽香車載塗閙之市人
又都無所見于是宋氏甚怪之謀訟于明神先之都
城隍廟後之關壯繆廟最後又請于東嶽天齊王廟
中每五鼓謁廟則先公先在神前喃喃祝告宋氏喋
不能吐一辭嶽廟庭中有大石塊急拾以擊之此老
公忽跳于屋簷上謂曰某始相依君何故忽懷異念
今訴我于嶽帝之前無能難我矣徽逐宋氏而歸由
是拉羅喧閙晝夜不安宋氏無奈之何翁婦叩頭遜
謝願改事如初約以三年如期遁去去後宋氏詣卜
師質疑師云此是天狐獲譴避于人間限滿而去不

異也、其家後亦無他、京山李季公說

狐妖七

山西饒指揮郊行路逢一麗人、自云喪夫求寄載、饒云、我方喪妻、可諧伉儷、遂仝歸、生三子、長為大將次亦偏裨、一日香車經過往昔相逢處、亟命止之、潜行至大坎下、有穴、便從穴中入、明日往視、有牝狐殪焉、

狐妖八

癸丑春、杭州猫兒橋有一雄狐、每日至晚、変為美少年、迷惑往來淫夫有独行者、便隨之去、杭人多好外見蝦引婦淫狎、日漸痿瘠成病、乃知狐祟所為、

狐妖九

近年聞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民养狐成群其家多為所惱老公甚厭之恒欲料理遂袖短劍以伺一日忽見有白狐一頭從槀積中躍出直前搏噬老公老公怒便抽劍奮擊此狐遂倒聽其声類小兒啼細而看之乃是鄰舍五歲孩子誤中劍死流血般地矣老公茫然計無奈何與妻子謀共掩覆鄰舍驚聞遂往驗看見兒死大慟老公具言誤殺之狀益狐魅所為也鄰舍父母兄姊尽皆號呌縛取老公索命閭里亦忿然不平遂令陳牒以訴于官官推鞫數四委無異辭竟以死論遂收老公下獄積半年所矣此狐在家驀于空中作室語云主人本欲殺狐狐今反殺主人

終能向狐祈請求能則抱鄰兒還可出主人于獄也
其家聞言大小哀祈狐曰必主人作書乞恩于我方
許周旋不則無益徒取困耳左右奔告獄中老公懇
為屈伏老公笑曰自身年六十七八大期將至殺人之
罪往因所招有死而已終不向妖魅求憐也老人既
不為動狐亦終不允從後彼此相持又經旬日而家中
大小哀祈如故狐漸見許乃約以某日某時送還至
期從倚俟之果見此狐從空中遞出鄰舍孩子來究
然無恙視其精神如睡初醒耳合家稱慶鄰舍喜不
自勝問兒向何處去兒曰往有一老女人將我至天
上飼以珍果美食其樂無比於是抱兒往向于官云

大駭亟命伍伯撲死兒猶中乃一死白犬也肉已蛆腐臭不可近老公究自爾得写吳人戚伯堅北游親覩其與歸而話于座人

狐妖十

蘇州滸墅孔承寵自稱曲阜聖裔能詩萬曆中丹徒令欲修金山志託往金山博訪事跡時方秋暑舍于僧房一日薄暮與僧閒走寺門望見江中片舸鼓枻而來既抵岸便住有美少年烏幘綠韝瑪瑙長簪又粧茉莉身衣白单紗幪菡紅練嵌靸而不履突入寺門與僧拱手求借空房暫停行李僧詰之少年曰為待同伴至多則一月少則涉旬僧曰某有净室債直

三金少年曰便當奉三金耳承羅從旁相與贊成且見少年風容秀朗音吐鏗鏘謂是名游貴介之流嘖嘖歎羡因問曰郎君自何而來家何處於曰松陵承羅曰松陵是吳江尤夫長洲人也合是桑梓遂引與相揖承羅先称名氏少年曰某胡氏子即周家外甥丈人先輩里閈非遥今夕何夕幸逢萍水賓主酧荅之語頗極纏綿俄見侍從五六人結束囊篋安置皆畢連声呼舟子携花籃上来既至是全真所挂杖頭水火籃也窺視其中爍然上金百餘片堆積稠沓亦無鎖鑰承羅大驚曰如此淂無有疎失之虞乎少年笑曰任偷向天上去亦須摘来也便就籃中掣金一

片送僧為償居之資拜之恰重三金其值僧治具延款少年隨請承寵追陪因讓乃坐宴笑之間玄談雅論深有士風韻謔清歡兼傾四座夜分而散承寵夢迴酒醒展轉疑猜莫詳其為何等人矣明日少年使作主人邀承寵與僧三四衆設讌珍膳海陸錯陳席上共語神仙蛾眉之事玄素養生之術應声隨響無所不佳問質經史疑義對之甚有條貫瑩篌經索事事皆能承寵因請誦詩行酒率然便誦唐人絶句百餘章聽而忘倦酒半出懷中所藏卷冊共賞皆古山水及他器玩種種精奇文玉駭犀羅列滿案承寵目眩魂驚意其非常人亦不許為他類也相聚經月餉

遺頗多少年常為花柳之遊、或經宿不返一夕承寵方鮮衣而寢鍵已下矣少年来別、開閤逕前莫測其入自說同伴已至、不得停留言訖贈金二餅珍重殷勤承寵媿不敢當眷戀移時有僮子耳語曰可行矣遽辭去忽從牕而出承寵怪之心謂郎君何忽如此逾前相送見其侍從囊篋三四乘恣緣上屋一一凌虛遠逝疾若風雨悄無所見亦終不聞踐瓦之聲承寵方大駭異視其扉下鍵如故、明日遇一道士話及嘆曰此是天狐、非吾所知也

狐妖十一

蘇州府前板梁巷汪徽州家磨麪經營有子入貲太

學萬曆乙巳北京鄉試下第道出淮陰市上狎一美婦人于逆旅留連數夕情甚相得因挈之南還每夜與同燕婉至五更倏失所在及暮方回了無踪跡生常徵詰其情怨而不言三年如此汪生病瘠甚矣父母移置佛寺中不令家居此婦人至夜復變形為姣男子入與其室人寢處既去被有臊氣方知是狐魅所為急延道流上章設醮百方禁斷終莫能制後遇異人取所傳上真符敕召之忽聞甲仗聲乃縛一狐墜階下搏頰乞命異人杖而遣焉不知所適其家遂寧貼而肯業蕩然矣

吴江縣沈都憲季文弟人称小沈三官繇武科歴官至西秦副將嘗獨坐燕室中前有大樹扶疏見巨物若三斗栲栳大其毛黑色頭面俱隱輙穿入樹叢深處簌簌有聲使人登樹求索不得周旋廣庭了無所見沈心甚惡之命营卒数十持斧鋸繩索伐去其樹是夕將滅燈就寢俄見此物從屋脊上飛來直撲牀前旋轉不已沈支戰抵之其形漸漸縮小須臾如毬子如椀如拳如鷄卵之間已如蜣螂丸矣呼左右掩取此物便從沈拇指末緣入臂膊頃之百骸九竅無不貫刺遍身躁擾莫能禳除忽一日此物于腸中作灵語曰某天狐也有小謫罪巢于樹頭修行今毀戒

巢矣、不得不借將軍七尺之軀為巢、無非圓滿行功而去、敢有他意哉、惟將軍曲庇之、沈大怒、明日為文以詛皇天、其夜又自聞腸中語曰、奈何理某于上帝乎、帝今命閻壯繆來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為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雖懦、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魅、爲肯助汝爲虐哉、及明果去、沈竟體中輕爽頓異于常、急敕將吏陳兵仗于庭、沈身自擐甲冑而立大旗下、其日向午、倏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聞雲際似數百人鼓譟聲、少頃空中墜黑毛數斗、殷血淋漓、軍士讙呼相謂曰、老魅死矣、于是椎牛犒饗、夜各散退、沈既寢、又復自聞腸中靈語如初、怪而詰之

應曰、天神所譴戒者、華叢耳、野狐自有本來面目在、豈得而盡誅耶、今與將軍為約、假舍修行、不出一載、某證果去矣、作是語已、便寂無聲、沈亦無如之何、病免經年、此物突從足拇指末宛轉而出、自尔怪絕、至今無恙、親向祁大武說

猿妖一

東陽縣某甲、兄弟三人、耕田為業、家漸落、日夜怨其祖父無遺、悒々不已、忽一夕、夢有丈夫鬚髮皓白策杖而來、告甲云、我是尔家上世祖也、生時處子孫貧匱、積金一窖、藏後園西北角大桑樹下、去地五尺、石板為志、可亟發為封殖計矣、甲既覺、具述所夢、其弟

乙丙夢亦如之，然猶未深信。如是連夢者三夕，諸婦曰：何惜小費，不一試驗之乎？甲遂率其諸弟捕魚刲牲，禱祭土神，以祈多獲。于是大具畚鍾，併力劚地，深至五尺許，果有石板，板之下漆棺在焉。甲疑金在棺中，因便破棺探視，纔揭起，但見一白鬚老翁，長丈餘，可二百餘歲人，貌狀若夢中所遇者，欠伸而起。眾各驚喊，仍欲推仆瘞之。公曰：身是四代祖先，天使再生，為門戶作福耳，實無他惡意也。急走至堂上，以次呼家中大小姓名，歷歷不誤。歎曰：去家數十年，眼前曾玄乃爾許大也。眾不得已，遂羅拜，為飲食起居如故。家有休咎，必先知之，以是敬事如神，罔敢慢者。一日

私謂其孫婦曰老人中但足念非新婦伴宿不得酣眠、冀可次第來勿怪我也諸婦明言甚惡之意欲各歸母家相避惶惑未決所親有識聞而造焉皆曰山鬼伎倆非狐則犬可共除也乃迎六丁道士逐之道士書符作法此翁亦書符作法道士冠劍俱失狼狽而歸因相與謀具牘遣乙奔請于龍虎山張真人所此翁已知之矣瞋目大詬而責曰吾與爾為祖孫柰何具詞訐我々豈畏米張法術乎舉家匿謝無有翁便于袖中擲出牘藁紙墨宛然且嘆曰子孫不孝吾不能久居于此矣經數日遇一胡僧持鉢詣門望見老翁坐堂上私謂主人曰君家妖氣甚重堂上坐者

非人乃千歲白猿精也三日後當遣使者來取之是日老翁神意悽然中夜追去不知所之過三日果有二甲士怒馬疾馳突入門內搜索不見歎息凌空而去永嘉何白所談

猿妖二

山東某州忽有一布算術士皓首龐眉談人命數奇中居民張二郎最狡獪疑其非人一日折刺邀之于家潛縶一大紙炮于胡床脚用長藥綫隔壁穿過既坐定叙話方洽密使人于內取火炷綫裂声如雷光迸一室術士遂跳入梁上復其本形一白猿精也數責主人輕薄令其入內少頃仍變為人倉皇出門其

夜郎逸去、莫知所適、

猿妖三

蘇州臨頓路蔣甲、開布行生一女極美、萬曆乙酉春、忽有物從空投下青布百五十匹、堆積在地、甲妻與故得布大喜、舁店賣之、不執何物也、但後此女若神不足者、常見一少年往來出入、多在天牕壁角、輕如飄風、來就之偶、凡三晝夜而醒、俄頃、又擲白布百五十匹、驗其家號、悉是閶門外嚴商程氏紬鋪中物、莫測所由致也、首尾三年、家驟富、甲後將嫁此女、廣延道流考召、不驗、及被料理、詈言押至、店布亦漸消失、皆本空矣、甲往揚州迎宋相公惠雲子善治鬼到家、仗符飛

篆、追至新發潘宅子假山中挺出、是老猿精也、身毛鮮白、胸前猶挂絲縧香囊籠置東禪寺熾炭燔之、其心孔凝血如膏、取與女服、下織水斗餘、病愈、至今存、

馬精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二十而嫠、獨處一室、鄉人罕見其面、又每日亭午時、趋入幃中臥、午後復起、總向暝便出閉門、室中不容婢子出入、人謂氷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者十五年、所生子、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独寝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其婢淫焉、陽道偉岸、遊騰如馬驟之形、婢極力捍禦

不可、卒為所私、頃之滅跡、狂奔告于子婦、子婦失殺太息而已、未幾、孀婦復娩身生兒、宛然人形、而容狀則象馬也、其子固請殺之、彼少年遂現形來罵、問何故殺弟矣、弟在、産應平分、所以殺者、懼割其産也、吾必訟之于官、其子亦無奈之何、一日偶言于群從昆弟輩、于是中外一時奮袂爭欲來家驅逐此怪、會孀婦生辰、僞相慶賀、計伺其便除之、當日漸午、孀婦急趍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衆因破其扉而闌入、即命設讌于房、婦遽蔽身于幃、子姪移席近床、相次就床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淫面目、沾污衣履、杯盤狼藉、腥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

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于日午及午夜、京山李季公說

驢言

縉雲縣有富翁某、畜一黑驢、慣乘至山莊、甚健捷、一日過浮橋、不肯行、鞭之、驢忽作人声而言曰、汝莫苦我、欠汝債若干兩、今日已償足、汝亦將辭世矣、何為更鞭、獨向山莊去也、富翁大駭、而還此驢入門、便仆地死、其夜翁病熱、三日乃殂、黃禹州言、

牛天錫

鳳陽泗州民家有一恠、自稱姓名曰牛天錫、見其家有好女、竊變形為美少年、宵分月皎、牕牖小開、忽被

隐入閨房與其女百計誘狎誑云身是牛郎卿乃織女共論人間合為伉儷女輒信之遂陰情好明日執予壻禮事主人甚恭歲餘作怪殊常臧獲有触忤之者怒云我是汝家東床嬌客何得犯我輒欲鞭之于是互相設計陰召術士誦呪用劍擊而斃之應手有聲縮入地發土細驗乃是老牛之膝骨久埋土中而出詐為人矣江陰碩山民吳沂親見其事

豕妖一

萬曆戊戌秋荆州江陵城外沙市僧賣家養豕數頭有洞庭山估客寄宿其鄰舍空宅子下夜半忽聞隔壁隐隐若數人聚語聲聒耳不得眠披衣起坐諦聽

之其一曰明年國家有事大軍嘗過此地矣其一曰西方用兵何關此地只愁日久徵發不免騷擾之因耳其一曰太平日子尚長但吾與鄉都不見矣其一曰咄咄今日輪是何人喫伊大刀去因相與愴然欷歔言未既客作咳嗽數語遂寢俄天將曙忽聞驢豕就圈乃悟隔壁是豬欄中夜刺刺皆豕言也宿客悸汗如雨走向主人言狀其明年己亥秋有播酋之亂劉將軍豊都護諸將帥後先引兵過荆州勞振積賑借府庫錢糧而去初余聞于海棋山人未敢深信後適滇宮訊王老人與所聞適符按廣古今五行記載隋時渭南人寄宿其家夜中聞二豕對語則豕語自

古有之矣或云豕北方畜也今無故而為禍殆有應乎

豕妖二

萬曆癸丑六月長洲縣陽城湖去珠村民夜夢家中所畜豬皆無首怪之開晨起視欄中豬無一有首者且覓食撥草躁擾如故民大怖懼立命殺而食之旬日間一家七口蕩盡吳人周虛舘于其鄰目擊斯禍

雞怪

蘇州城東袁觀察長子吞雲住跨塘橋其家一日宰雞就烹在釜中熟矣乃忽跳出釜外昂首長鳴闔門驚怖祈禳懺悔卜云是宅怪後遂徙居城西久之六

無他祝

鼠竊

近年間、有人自無錫縣乘伍船来、船中藏鼠数百頭、経夜貽擾不得眠、遅明抵岸、鼠奔如陳、訊之隣舡皆然、余聞其説未信、偶過閶門内、立于扇行簷下、見店人争取扇匣子列于庭以曝之、訊其由、答云、被無錫老鼠走来、匣子幾被囓尽、今方去、獲安寝矣、推問不虚、並符傳語、

黄鼠精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于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内忽穿二穴、常見走出両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

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為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逐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旁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弩、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〻一疾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譟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仍復逐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鈸散、衆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簫鼓声、衆謂鼠中續娶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蠶化為美女

遂昌王氏有嫠居者、頗以節著、其家养蚕数筐、未及眠、倏忽不肯食、悉作斬首欲立狀、嫠怪之、適有微痾

賴臥遂經三晝夜不視一日啟篋則化為美女數十人容姿嫵媚紫衣碧裳端然並立奔告親嫺共聚而觀冉冉緣壁凌櫓而去莫敢跡之後其家亦竟無他也聞于其宗人黃州牧

黃楊一官人

長洲縣前有一宅予數見怪異主人空而鍵之醫士陳生欲買而居焉居後兩三日忽見空中一物時時向陳牽衣捉臂陳怒厲声叱之妖即以頭戴其所馮藥几繞室而行林荐之属無故自移取其藥囊中格子布之于地交錯累積悉如算者陳因持挺逐之若拏樹枝然搜其踪跡疑是中庭黃楊樹梢已附老矣徵

之鄭人亦咸謂此黃楊一官人作耗也君宜速發陳素不信幽怪遂用巨釘貫其上祟不止取斧伐去深之得盤根數尺膏液淋滴注地如血亟焚爲薪宅遂無怪

項家帳

嘉興項氏書舍中數有怪異客臥其下有夜常聞山呼舞蹈之聲甚微起視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積月矣忽一日失火焚其帳頂臥客望見朝衣冠而拜跪者數十人形容長短皆相似惶遽紛披一一倒入壁角縫中搜索寂然不詳何怪

记

箒精

近蘇城里中一家、有丫角女子立後門、見賣花人過呼曰、取花来其人開篋以蒲草像生花一對授之女子曰、少待我索錢去也其人久立而伺、寂寂無蹤、乃負篋而入、呼于室諸婦女相顧而笑尋思中外無人買花、窮其蹤、忽見廁壁角中豎一箬箒、已敝矣、宛然二花插其上、乃知丫角女子、即此物所為也、遂還錢立命取火燔之

柏枚精

萬暦乙巳年間、蘇城船場巷宋氏、主人差使赴京、家數有怪空中常聞柏枚聲如人按曲状已而作吳語、声甚清朗因從人索食其家擯食與之、取次食尽、搬

弄器物紛紜不止、隣嫗来看者、輙呼姓名、如是半年矣、一日、主人歸、具白其事、主人怒、持大捧乱撃之、状怪呼曰、我是汝家至親、何為捶我、明日與妻孥遠屋捜索俱無所見、因至壊壁角中、索得一嗽柏枝、其上黏飯粒猶在、遂命焚之、棄灰河中、爾但怪絶、

宅魘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姚江書生為西賓、其人少年、毎總眠即魘、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魘、答云眠去輙夢有美麗女子裸形而来、薦枕綢繆、不覓失精而寤矣、如是者経歳、書生竟病瘠以死、主人心訝状室為禍。

命相宅者來視之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一裸形婦人熾火焚之出血如縷于是遂絕聞于太原徵君

宅覽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鬭家中臧獲罕有年者莫知所由果求禁呪而不能制後遇善相宅者路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堂屋正樑鑿破得木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眉目形骸根相悉具兩手各捽頭髮貫作對紐遍體青紫傷血淋漓方知匠氏行魘蠱之以禍人人不知所也遂析薪焚之棄灰河中奔家貽然安好如故

宅覽三

弘正間、吳下沈周先生、一日往常熟、夜宿沈家濱借主人船屋暫寄栖泊、衆謂此屋有怪不可居、先生曰何害、夜靜後徹覔有異跡、先生起立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醜獰可憎、急藏于巾箱中、安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便推問君家船屋是何匠氏所營、其人安在乎、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其家相去不遠也、趣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出箱中木偶私示之、遂與將歸、其人便急走、行數十步、未達家、忽中惡而死、從是怪絕、予聞于太原徵君、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達弟子江西段賀子使役鬼物生通妥化段後不遵師教廣求娼路羅致貲財旁邑有孀居少婦家富子藏姿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已一日段攜花籃竹簡過其門隔窓謂其婦曰吾嘗入冥見夫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忍不一濟之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令與娘子中夜于隔帷寤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酒食焚紙錢命孀婦先解衣而寢段從隔帷幻出亡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因求歡好婦撤帷就為比曉嗚咽而別別時叮嚀在世見人揮金脫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

假紙錢與益金銀是我儲之鄉莫吝惜多將擲置水缺中取以資冥援若或得開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所藏銀錠次第投入凡投數十錠莫不鏗然有声撈視都亡見矣婦遽取缺水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失段所在李家怪怖莫知其然段既擅婦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入長安 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驗段家物也福達聞之損又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徒必罹天譴往嘗誡奴以謹密自固今竟為財色所迷宜其殞厥命哉李六自此絶跡人間矣段與南昌人黄企石隣居黄所傳說

妖術二

江陰周岐鳳與峤頭錢指揮燁周旋甚昵而岐鳳治妖素善役李之法往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燁家燁新納一妾年貌兼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童入內索髮絲一縷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事具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未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不應頻呼不已自覓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為因奔告燁燁令婢使共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鳳方被髮按劍持鏡向臥內而旋繞口喃喃讀呪文燁因勵声大喝命左右擒下痛捶之逐出境外明年妖術敗露　世廟縣圖購募岐鳳亡命来投燁乃賦詩

之却、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慟哭而去、潛羃還家、其妻不與寢處、曰、萬一有身何辭以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鬱鬱不樂、卒以客死、高承先少游燁家、具知委曲、

妖術三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為名、慣用妖符呪文、攝誘婦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潔、燈下忽大呼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鄰諧偶、鄙志不能終矣、夫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方被髮禹步、執持刀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遇主人、惶愧無地、踉蹌走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已、董太史其

妖術四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綹髮主母怪之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壯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慾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噬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蹋圮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亦董太史說

石妖一

武林有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墻側有搗衣石一片

潔澤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涼則士子皆裸裎其上為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為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綢繆累日時或髣髴見之生初秘而不言後稍稍泄于同舍同舍咸以為妖夜伺其至衣飄飄有声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倏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蹤惟擣衣石上劍痕在焉使共劚掘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取火焚之血出如濡余嘗見一書載陽羨縣小吏吳龕于溪中見五色絲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婦人為石石亦能為婦人無不有矣

石妖二

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轎ゝ中有一白石子膩滑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娑入袖夜歸取納床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惧是兇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為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工出示剖之得白璧爲質色非常因獲厚錄

石妖三

吳城中一衣冠家有紀綱夜起如厠忽聞中庭人聲

異常怪之走視靜無所見便倚却庫門兩傍石柱諦聽其中相與語如人声須洞々不可辨徐呼守門者同視之因令擧家共聽尋声只在石柱中晝則寂然數夜如此後忽絶踰二年主人病瘵死

石馬

蘇州亞字城南盤門外舊多衣冠塚墓不知何墓石馬夜々走入城中一夕監門持劍伺之終行至子城内被落其首怪跡遂絶至今盤門有無首石馬在焉又城西閶丘坊巷口有一石馬沉水状地遂爲石馬瀆沿水名也者舊相傳坊中有娘々墳建廟其上此石馬即墳前物一夕飲水于河爲浣婦見而叱之遂止不

沙廷夫姊々是宋徽宗妃子某氏為金寇追急投于眢井以死吳人憐之為卜地葬因立廟祀為張指揮家住巷西俗遂呼之曰石馬張又閶門外普庵橋內有壽山庵々門踞一石馬僧徒稱是古墓上移來居民思鎮厭之庵所由創始也

金銀精

嘉隆間江陰縣楊舍堡頑叟有先貧嘗磨麵賣之一日忽有兩人々一黃衣一白衣乘船從下流入堡直詣其家叟詰之云從錫山來偶缺資斧借百錢還船再願質衣以償翁忻然便從店櫃中倒錢數與妝兩人既還船直走入門便撲仆在地鏗然有声叟大駭就

視之、乃一金人、一銀人也、並長四尺餘、翁即舁之以入、於是驟致巨富、二子入貲學、游太學、遂為楊舍富人、或云、此金銀二人、是古帝王墓中物、久而成精怪也、

床下狗

萬曆癸丑春平橋戚伯堅家為兒娶婦、纔入門、嘉礼初畢、忽見一白狗突走入床下、舉家忙迫、急取火環視都無所見、却後歲餘、此婦以怨憤成病而死、後家人收其尸、忽又見一白狗自床下突走出、度跡之、復失、歷覌古今犬禍甚多、未有如斯之異者也、甲寅冬伯堅在李雲杜掘橋舟中親說、

雞雛鼠

萬曆戊申閶門炭橋下船戶屈成章家母雞哺雛兩首一雞一鼠無尾駭而棄之其年成章死成章有三子長子爭財夜持杖毆母成章見形燈前手擊其子肋下者三不勝相持格鬬及明而滅停數日子行至尚書坊下銀工姚甲取石擊中其腦而死

海嘯

萬曆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涇港口海夜嘯平明漲出一沙約六七里許沙上有磚甃街街上堆積太古老錢狼藉數萬居民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手或以衣襟貯之而歸驗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画墻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蘇州閶門外下塘西冶坊濱沈廷華、儒醫故族、家開米碓、其堂屋後逼近內寢以山墻一帶分隔中外墻故失粉堊湮敗、初有三足蟾蜍一頭々々三角々々紅如珊瑚、緣墻行走、看人裯疊、竟為持去不知所向、俄觸墻下地如裂狀、走出數十人、並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髮、魚貫而進、從廷華徵命紛紜相就罵曰、還我寶來、群衆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其家新婦晨起梳粧出房、忽見故墻上幻出五色、彩画、宛然金碧山水一幅也、大駭、急走報其姑于時

親故無不来看、明日換青綠山、又明日換諸細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寫丹鳳朝陽、一日一變繪染鮮明、姻家吳太學看時、適見有兩仙人坐樹下相對圍棋、朱逸人與客往觀、適見有衣錦嬰兒、提少婦衣裾而立、時看人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月、其家延羽流符呪、多方不能治、近来未審如何、

袖掌化魚、

萬曆十六年、吳江縣二十八都書生馮涵、載米向蘇州山塘糶賣、總入閶門、忽覺袖中頗重于常、摸之得生人掌、鮮白帶血、煖氣猶蒸、馮怖恐、不知所出、遽納諸袖、心色雙壞、復出閶門、不索米價而還、倉忙解襪

行至尹山塘忽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中潑剌跳轉不已人輩合手捧取閉之下艙良久啟視乃一生人斃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焉生以此發悸病狂對人數嗷莫纔旬月而殞嘉禾朱九成異其事敘之

紅沙煞

相傳民間嫁娶忌用紅沙日萬曆初吳興監察御史頗爾行巡按順天時夜宿某驛亭下霧月朦朧更闌人寂侍御微服出步于路傍忽見敗牆角中有一朱衣人長可數十丈自帶已下皆不見傍徨其間左右皆驚辟易走侍御從容正色而問曰鄉為誰是魑魅蝄蜽之屬耶朱衣人俯躬言曰某非魑魅蝄蜽乃紅

沙煞神也前有娶婦者忌將不利之年而遇公其災可免矣言已倏然遂滅俄頃間遥望燈光隱隱有鼓吹導從之声殷然繞驛亭而去侍御還檢篋中五行書因取年曆按勘其日果紅沙忌也明晨傳教于外一切嫁娶之家不得用紅沙日侍御在王徵君席上自說如此

土煞

無錫浦氏庚戌冬舉喪時犯三煞舁棺者腳折指墮登舟棺覆于水復損四郎目長洲丁氏考墓犯土煞死者三十人吴江沈進士家葬山犯雷煞兄弟三人拜地不起而死二事並忘年月近城東陳秀才乙卯

四月考基祀太歲官符諸煞午後迴舟爭道舟人婦格闘死閶門楊繼鋪已亥年考基得盤龍地形誤擇四庚葬之以為天元一氣犯陰府煞死者十五人並許復初記

冰上花

萬曆戊戌冬南京秦淮河數里皆冰〃上幻出奇形異様花草如桃李梅杏之屬葉蕊分明宛與寫生折枝無二雖綾工画客不能繼其跡爲橋人看上〃如堵墻終莫得而解矣十餘日乃滅明年京畿大水傷稼壞屋廬者儒王崇德初家于京目覩斯異

猶園卷之十四終